

# 第八章



## 為什麼人的大是大非

8.1 不患寡而患不均

8.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



從任何一個社會當權者的立場出發，為了維護不管什麼樣的正常秩序，恐怖主義不能不堅決打擊。然而，面對今天的恐怖主義全球化，就算是美國放棄利用伊斯蘭分裂它國的一貫政策，全力以赴嚴厲打擊，能否遏制恐怖主義的猖狂勢頭，仍然值得懷疑。歷史上，教族合一的猶太教，不擇手段地反抗，曾經在埃及和塞浦路斯兩國慘遭種族滅絕的命運。<sup>1</sup> 伊斯蘭教超民族、超國家、超種族地全球化蔓延，即便實施最殘酷的種族滅絕，根本無從滅起。相反，面對龐大、並且日益越發龐大的穆斯林人口，美國發動「反恐」鬥爭，不致於使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越來越反感得難以忍受，是「反恐」可能反到什麼程度的前提條件。當前的「反恐」戰爭，尚未演化成一場與 12 億人口為敵的「文明衝突」，已經是值得再三慶幸的事情了。

薛爾說：「所有的穆斯林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美國佔領一個穆斯林國家，並且堅持要用人為的法律取代真主昭示的語言。他們竊取伊拉克的石油，為建立大以色列國家鋪平道路。」難怪，據民意調查，美國在穆斯林國家的聲望跌進了谷底。在穆斯林眼裡，美國就是要主宰穆斯林世界，保護以色列。

美國的政策促使穆斯林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，同時分裂了西方陣營。在美國的反恐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，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。<sup>2</sup>

這一形勢日益加劇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敵對情緒。美國人眼中的反恐怖主義戰爭，在穆斯林看來卻是對伊斯蘭的戰爭。……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 月在九個穆斯林國家對一萬人進行的一次調查，表明他們認為美國是「殘酷無情的，侵略性的，傲慢的，專橫的，易怒的，對外政策中有偏見的。」2002 年，皮尤研究中心在埃及、約旦、印度尼西亞、



黎巴嫩、塞內加爾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，發現 56~58% 的人反對美國的反恐戰爭。在土耳其和黎巴嫩，多數人「不大贊成和很不贊成」美國的做法。在埃及、約旦和黎巴嫩，多數人持「很不贊成」態度。在調查過的穆斯林國家中，對美國持不贊成態度者未超過半數的國家，只有孟加拉國和印度尼西亞。<sup>3</sup>

## 8.1 不患寡而患不均

值得思索的是，穆斯林覆蓋的 12 億人口，並非都是當今世界的貧窮落後。亞洲的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，達到中等收入水平。海灣國家更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典型。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，大多數穆斯林不同程度接受了現代教育。<sup>4</sup> 經歷過殖民主義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踐，他們具有相對自覺的能力，思考人世間的種種不平。

如今，在阿拉伯半島以外大多數城市裡的富人和未現代化的大眾人口，穿著不同的衣著、喫著不同的食物、按著不同的社會規範在生活。多謝西方的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影和電視，使得那些無福享有以上事物的大眾，每時每刻都比從前更為瞭解自己和有錢人之間的不同——特別是他們所沒有享用到的那些事物。<sup>5</sup>

薩達姆總結的不一定對，「如果我們回顧阿拉伯的歷史，就會發現，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大多來自那些並非出身於被壓迫階級的人們。阿拉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計劃並非總是來自窮人，而是來自那些根本不知道壓迫並且成為窮人領袖的人們。」<sup>6</sup> 阿拉法特估計，1967~1970 年間，巴勒斯坦人死傷三萬。大多數犧牲了的突擊隊員，「既年輕又受過較



好的教育。」<sup>7</sup> 以自殺式襲擊聞名於世的哈馬斯，三萬多成員，「他們主要來自社會中下層，其中許多人是青年，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，但領導人均來自城鎮，且多半出身於中上階層，尤以經商者居多。」<sup>8</sup> 2002年，美國公佈 9.11 事件的劫機嫌疑犯，大多生活富裕，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（包括警察局長的兄弟和部落酋長的兒子）。<sup>9</sup> 他們並非飢寒交迫、目不識丁的「弱勢群體」，單憑那份兒駕駛大飛機的嫻熟技藝，這夥亡命徒完全可以掙一份幾十萬美元年薪的穩定工作，成為令人心羨的中產階級。他們圖什麼？他們視死如歸的心理素質從哪裡來？<sup>10</sup>

多少錢也買不到 9 月 11 日攻擊者所展現的紀律：沒有人吹噓自己的策劃多了不起，以致事機敗露，也沒有人因為微不足道的小罪被捕而遭驅除出境。有位曾經督導數十名探員的 CIA 高層官員，就對這些策劃者的「能耐」佩服不已。<sup>11</sup>

如大多數革命運動一樣，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核心成份是學生和知識分子。……一項對埃及伊斯蘭教團體的好戰領導人的研究發現他們有五大特徵，這些看起來也是其他國家伊斯蘭主義者的典型特徵。他們年輕，大多數是 20 和 30 多歲；80% 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；半數以上來自精英院校或來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術專業領域，如醫學和工程領域；70% 以上的人來自下層中間階級，即「中等而不貧窮的背景」，是他們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；他們在小城鎮和農村度過童年，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。

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了伊斯蘭運動中好戰的骨幹和突擊隊，城市中間階級構成了大多數活躍分子。……原教旨主義者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中間階級中更「現代」的部分。伊斯蘭積極分子「可能包括受過最好教育



的、最聰明的各類年輕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數量」，醫生、律師、工程師、科學家、教師和文官。<sup>12</sup>

這些基本特徵，自然令人想起當年世界各國革命黨的骨幹構成。<sup>13</sup> 面對今天的伊斯蘭復興運動，回顧伊斯蘭崛起的歷史，不能不欽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。正如聖戰研究專家佩佩·埃斯科巴爾所說：

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，「聖戰」思想開始為伊斯蘭國家的窮人所接受。這些窮人對西方富人發起了階級鬥爭。「聖戰」變成了穆斯林國家窮人手中的一顆熱核炸彈。因此，假如馬克思還在世，他會指出新的階級鬥爭就是伊斯蘭窮人反對西方富人的鬥爭。或許馬克思不會同意這種觀點，因為他提倡不涉及宗教的階級鬥爭。但他會說，這是階級戰爭的一種形式，沒錯。<sup>14</sup>

沒錯，當年的文明衝突，與今天的文明衝突，具有某種相似性。所謂「文明衝突」的背後，是少數人暴富、鉅富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衝突；是唯利是圖與精神文明的衝突；是優待資本、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、壓迫人之理想社會的衝突；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，重蹈資本主義舊路走不通，還是另辟蹊徑，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。近年來，受南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嚴峻挑戰，世界第三大宗教——印度教，也原教旨主義復興了。<sup>15</sup> 與伊斯蘭大規模流血衝突激發出來的結論，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深惡痛詆：

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享樂的、滿足肉體歡樂的類型。

現世的享樂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。他們的個人自由觀念就在於允許各種情感充分地放縱出來，而對心思不加以控制，故使人自身這個奴隸變成了本能的獸性。<sup>16</sup>



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1995年，座落在美國俄克拉荷馬的聯邦政府大樓被徹底炸毀。這是9.11以前，美國本土傷亡最大的一次恐怖襲擊。當時人們異口同聲，肯定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幹的。最後逮住的兇手竟是純種白色美國人。<sup>17</sup> 臨上電椅，凶手邁克威夫（Timothy McVeigh）交代了作案動機：

我選擇炸聯邦大樓，是因為這樣幹比其他方法更符合多種理由。首先，爆炸是一次報復性襲擊——一個反擊，因為在前些年，聯邦特工參與了一系列（包括但不僅限於韋科）搜捕以及隨後的暴行和殘害。80年代以來，聯邦特工組建了諸如聯邦調查局「解救入質」小組這類單位和其他突擊部隊，聯邦的行動變得日益軍國主義和暴力，韋科事件達到頂點……

為了各種企圖和目的，聯邦特工們已經變成了「戰士」（運用軍事訓練、戰術、技術、設備、語言、服裝、組織和理念），並且這種趨勢還在持續加強。因此，這次爆炸也是對他們在聯邦大樓裡的指揮和控制中心，先發制人的打擊。當這些侵略者從一個運作基地持續發動攻擊，反擊敵人就是（我們的）軍事戰略。另外，針對美國的外交政策，我決定，通過炸毀政府大樓和大樓裡代表政府的政府雇員，向政府發出一個信息：敵意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。炸 Murrah 聯邦大樓，在道義上和戰略上等同於美國襲擊塞爾維亞、伊拉克或者其他國家的政府大樓。基於對自己政府政策的觀察，我認為這個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選擇。從這種認知看，發生在俄克拉荷馬城的事件，同美國歷來強加他人頭上的事情沒有什麼不同。最後，我的精神狀態過去和現在都是冷靜而客觀的。炸 Murrah 大樓，並不比空軍、陸軍、海



軍或海軍陸戰隊向（外國）政府設施和人員投放炸彈或發射巡航導彈，具有更多私人性質。<sup>18</sup>

## 8.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

現代化必須發展市場經濟。只要發展市場經濟，必然會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。但是，承認這個現實，不等於放棄對公平社會的理想追求。湯因比說過，「沒有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，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。」<sup>19</sup> 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，千古不易。貧富懸殊，兩極分化，原教旨主義復興。犯罪猖獗，恐怖襲擊。只要繁榮娼盛，一定雞犬不寧。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。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也不可持續。連佔盡全球化便宜的索羅斯都明白：「市場是非道德的，……然而，社會不能在善惡不分的情況之下運作。……市場已經全球化，但國際政治與社會措施卻沒有顯著強化，造成非常偏頗的社會發展。」<sup>20</sup>

經過割地賠款的苦難歷史，經過文化革命的極端嘗試，經過改革開放的全球經濟一體化，人們越來越清楚看到，實現沒有人剝削人、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，多麼不容易。但是，無論科技多麼發達，生活多麼富裕，到什麼時候，經濟上相對貧困、政治上相對無助的人民，永遠是人類的大多數。只要多數人沒有共同富裕，人類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大致實現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好，社會主義陣營崛起也好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，「革命神學」也好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，多數窮人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，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流。這才是少數人拗不過、擋不住的歷史潮流。





君不見，波瀾壯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，席捲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。加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（另一個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），加上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（另一個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），加上非洲多數國家的社會主義探索，<sup>21</sup> 加上南美一個又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左派掌權，加上日本和南韓、新加坡小龍小虎們的東亞模式，加上歐洲《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》的《第三條道路——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》，<sup>22</sup> 加上以色列種種「喫大鍋飯」的社會主義實踐，<sup>23</sup> 從全球範圍看，簡單唯利是圖的美國模式，始終是茕茕孑立的個案孤例。一時間不可一世，反彈回來的是日益廣泛和日益強烈的反美情緒。

極端的宗教勢力不再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當成主要的敵人。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，在這個單極化的世界，這些極端的勢力重新找到了一個共同的仇恨對象和不共戴天之敵：美國。<sup>24</sup>

如日中天，日中則昃。老布什第一次海灣戰爭，乘著冷戰勝利的凱旋西風，為了一個專制腐敗的部落酋長，39國聯軍高舉聯合國大旗，以石擊卵，牛刀殺雞。小布什第二次海灣戰爭，拿美國國防部、世貿雙子星和世界各地一樁樁血肉橫飛的平民慘劇說事，聯合國不愛聽。不僅沒有阿拉伯、穆斯林再趟混水，而且德、法、俄、日個個搖頭，八國聯軍都湊不起來了。仗還沒有開打，上千萬人全球一體化反戰遊行。轉眼功夫，專制魔頭薩達姆變成了不畏強暴的漢子；人權總統布什的模型肖像被幾乎每一次群眾示威焚燒。軍事上勝之不武，政治上理屈詞窮。前後短短13年功夫，美國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全球獨霸，在阿拉伯、在穆斯林、在全世界失道寡助，形影相吊。就說純種白色美國人自己，先有邁克威夫在美國本土爆炸政府大樓，後有林德到阿富汗





為塔利班英勇作戰，<sup>25</sup> 更有慘遭恐怖襲擊的紐約、華盛頓居民，強烈抗議美軍去伊拉克「反恐」，萬人空巷，民怨沸騰！

歷史前進的步伐，再次驗證了毛澤東的至理名言：「為什麼人的問題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，原則的問題。」<sup>26</sup> 是維護、鞏固、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，還是執政為民，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。

## 註釋和出處：

- 1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：《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》第98頁。
- 2 趙景倫：〈反恐戰爭三年總結〉，香港《信報》2004年9月15日，第16頁。
- 3 亨廷頓：《我們是誰？》第299~300頁。
- 4 譬如，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，1980~1993年，沙特阿拉伯男性文盲的比例由70.1%降至15%，女性文盲則由97.9%降為25%」（仲躋昆：《阿拉伯：1002夜》第217頁）。
- 5 伯納德·路易斯：《中東：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》第509頁。
- 6 福阿德·馬塔爾：《薩達姆·侯賽因》第181~182頁。
- 7 布倫蒂·萊西特：《卡扎菲傳》第93~94頁。
- 8 張銘：《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》第172頁。
- 9 〈美國最新資料：9.11劫機犯大多出自沙特豪門〉，<http://www.epochtimes.com/b5/1/10/30/n145508.htm>。
- 10 超級富豪本·拉登，生活極其儉樸，在巴基斯坦時、在阿富汗時、在蘇丹時，「屋裡什麼也沒有，人人席地而眠」（彼得·柏根：《本·拉登的聖戰工廠》第106頁）。
- 11 彼得·柏根：《本·拉登的聖戰工廠》第138頁。
- 12 亨廷頓：《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》第114~115頁。



- 13 「埃及大學的學生會大多為伊斯蘭主義分子所控制，它同清真寺成為宣講反當局、反社會的講壇一樣，學生會組織成為伊斯蘭主義者活動的外圍組織」（金宜久、吳雲貴：《伊斯蘭與國際熱點》第164頁）。
- 14 佩佩·埃斯科巴爾：〈是恐怖主義還是「聖戰」〉，反恐怖研究中心：《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》第111~112頁）。
- 15 2000年，全世界宗教徒51.37億，佔總人口60.55億的84.8%。其中基督教（包括天主教、新教、東正教）19.99億，穆斯林11.88億，印度教徒8.11億，佛教徒3.59億。四大宗教佔當時信教總人數的88%（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：《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》第4~5頁）。
- 16 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宗師戈爾瓦卡爾如是說。「戈爾瓦卡爾強調，重建印度的關鍵，在於復興印度教的古代傳統，建設一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」（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：《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》第505頁）。
- 17 「1995年，奧克拉荷馬市遭到恐怖炸彈攻擊，就掀起了一波認定美籍阿裔為主要嫌犯的氣氛。大眾媒體暗示穆斯林應該受譴責，在真兇找到以前發生了兩百多起醜陋事件」（布熱津斯基：《美國的抉擇》第64~65頁）。
- 18 Gore Vidal：《為永遠和平永遠戰爭》第108~110頁。當時美國輿論大嘩，眾多媒體認為這人肯定是精神病。經醫生反復診斷，法庭最後裁決兇手神志清醒，必須承擔法律責任，2001年判處死刑執行。
- 19 湯因比：《歷史研究》下冊，第414頁。
- 20 索羅斯：《索羅斯論全球化》第5頁。
- 21 「在50多個非洲國家中，曾由各類社會主義政黨先後執政過的有42個，目前仍由這類政黨繼續執政的有20多個；此外，還有一大批尚未執政的共產黨和其他類型社會主義政黨，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響。可以說，非洲社會主義是當代非洲以至當代世界重大變化的一個重要標誌」（藍瑛：《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》第3頁）。
- 22 法國原計劃署署長阿爾貝爾提出，冷戰結束之後，德國、日本萊茵模式的資本主義，與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展開競爭。前者強調集體主義，後者強調個人主義（阿爾貝爾：《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》）。英國的吉登斯，號稱布萊爾首相的智囊，強調冷戰結



束之後，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應當繼續堅持既非美國式資本主義，又非蘇聯式社會主義之「第三條道路」的探索（安東尼·吉登斯：《第三條道路》）。

- 23 1948~1977年，「以色列的公有制經濟成份一直佔國民經濟的60%以上，到80年代以後仍佔50%左右」（肖憲：《中東國家通史：以色列卷》第294頁）。「以色列宣告成立的當天，本·古里安就宣佈了立國的三個原則：猶太復國主義加社會主義加平等主義。他們想建立的是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猶太國家，自稱是一個實現『猶太社會主義』的國家」。以色列始終生存在戰爭環境中，分散的農村居民需要守望相助，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，普遍實行集體農莊制度——基布茲。「基布茲過的完全是一種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，土地、財產完全歸農莊所有，每一個成員都同工同酬，其大政方針由全體人員通過民主程序決定。基布茲所有成員都在集體食堂喫飯，內部不使用錢，成員的一切所需採用記帳方式，社員也沒有任何工資，每個月只領取少量的零用錢供外出度假之用。此外，基布茲成員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，甚至子女教育、文化娛樂等全部由基布茲統包下來，倘若單從這點上看，基布茲可以算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」（賀雄飛：《猶太人之迷》第339~340、333頁）。以色列農村組織的另一種形式是莫沙夫：土地國有，家庭經營，在購銷和提供公共勞務方面集體合作，包括組織種子、化肥、飼料的購買，產品銷售，農機、車輛管理，教育、醫療服務。以色列有270多個基布茲和450個莫沙夫。大的基布茲有兩千多人，小的只有100~200多人，共12萬人。莫沙夫平均規模60戶左右，共17萬人。在這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，以色列創造了高投入、高科技和高效應的「三高農業」，建設起一座「沙漠中的花園」。基布茲佔全國耕地的35%，生產了全國農業產值的40%，小麥的50%，牛肉的55.4%，棉花的80.4%和工業產值的7%（孫正達等：《以色列國》第197~204頁）。近10~20年來，全國270多個基布茲，沒有隨人口增加而增加。「現在，很多基布茲基本上已成了一種完全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農、工、商、貿的綜合企業。……過去大家穿一樣的衣服，住一樣的房子，共同在公共食堂一起喫飯，孩子從小在幼稚園生活的做法已逐漸被小家庭生活所取代。……同一個基布茲內也出現了貧富差別」（肖憲：《中東國家通史：以色列卷》第298~299頁）。

- 24 「美國國務院反恐怖主義小組的報告稱，20世紀90年代世界範圍的恐怖主義活動中有40%是針對美國人及其設施的」（民族與



宗教研究中心：《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》第100頁）。

- <sup>25</sup> 20歲的美國白人林德出生在華盛頓一個傳統天主教家庭。16歲時，他讀了美國「伊斯蘭國」運動領導人馬爾科姆·X的書，皈依伊斯蘭，改名阿卜杜勒·哈米德。「他的鄰居說，林德是一個好心又為他人著想的人。」2001年12月，林德在阿富汗北方城市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個要塞，作戰受傷被俘。他加入塔利班並參加戰鬥，是為了建立「純粹的伊斯蘭國家」。「據報道，塔利班士兵中有三名美國人」（BBC Chinese.com 2001年12月5日，[http://news.bbc.co.uk/hi/chinese/news/newsid\\_1693000/1693551.stm](http://news.bbc.co.uk/hi/chinese/news/newsid_1693000/1693551.stm)）。
- <sup>26</sup> 《毛澤東選集》合訂本第814頁。